

通志經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

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

說命上

商書

此三篇蓋史官記載商之高宗恭默思道夢得賢臣傳說立以爲相與之反覆商較議論爲治之道與夫學問之大方而其文煩多故其策分爲三篇名曰說命而有上中下之別曰說命者高宗所以命說之言也如上篇言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以下是也亦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畢命罔命是皆所命之言後世每命官必有制辭其原蓋出於此此篇雖以說命爲文其實雜

出衆體與夫名篇又有不同王庸作書以誥則有誥存焉爾惟訓于朕志則有訓存焉作書者姑以說命二字明簡冊之別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說命

高宗者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名武丁高宗乃其廟號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有功者祀以爲祖守文之主有德者祀以爲宗其廟皆百世而不毀商人立廟之制其所以祖而祀之者成湯是也所以宗而祀之者太甲太戊高宗是也宗之者旣不止於一人則人不可以無別故以太甲爲

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曰太曰中曰高者所以爲廟之制也若孔氏曰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亦不必如此雖則如此亦不失也如禮記喪服四制曰武丁商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則是載於書而後有高宗之名此則失之遠矣祖有功宗有德之制至漢而猶存故高祖世祖皆爲一時之祖宗前漢以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後漢以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此皆以其功德而祖宗也至於魏晉以來各推其一代之賢君而宗之晉

未得乎三代立宗之意故唐室自太宗至於昭宗凡十八帝皆以宗名至於此則是宗爲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建爲不朽之廟而先王建廟立宗之制至是紊矣此不可不辨也說者傳說也高宗夢而得之所謂得者夢得其狀貌非夢其名也漢孔氏曰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史記亦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此不然案下文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則是其夢中所得但得良弼之狀貌及其以所夢形象求於天下然後得說於傅巖之野惟肖肖者肖其形非謂其名與夢合也

作序者於下句云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上句不識說之名故以名爲繫於夢而稱之曰高宗夢得說非謂夢其名也高宗旣夢得說之狀貌於是使百工營求於外野得說於傅巖肖其所夢之形而得之也孔氏曰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技巧之人寫其形象竊以孔氏之說爲勝蓋使百官有司散而求之於四方也但言求之者衆矣若以謂百工之人寫其形狀則豈至百工技藝之人而盡使之乎旣旁求于天下得說於傅巖而協其所夢立以爲相講論爲治之大要學問之大方史官敘述其事而作此

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

宅憂乃居憂也史官將序述夢得良弼之事故推本其所以然爲之發端曰武丁居小乙之喪亮陰不言者三年亮陰說者不同然鄭氏之說迂回而不通晉杜預以爲天子三年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以居心喪制不與士庶同其意以謂亮陰二字蓋是既釋喪去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雖其援引經傳而難信據此下文曰既免喪其

惟弗言而上句言王宅憂亮陰三祀則亮陰二字蓋述其不言於三年之中爲得禮既免而猶不言則爲已甚羣臣於是進諫故孔氏曰陰默也居陰信默三年不言其意與下文實相連接蓋史官序書不復以重複成文下文有其惟弗言之句上文言宅憂故變其文爲亮陰二字形容其不言之實言其喪不易事盡其慤而慤之盡其信而信之國政決於冢宰而已無所與也禮記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慤慤爾慤慤誠實也言君子誠實於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使高宗於三年亮

陰之中而言及於政則是哀戚之情有所不及非
出於誠實也高宗之情既發於心之誠實至於三
年亮陰不言可謂得禮矣及其免喪也則可言矣
可言而不言則是失之過矣失之過則是幾於有
餘而盡之也羣臣恐其不能俯而就中以合於禮
不爲賢者之已憂故進於王言其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雖欲不言而不可以不言也孟子曰天之生
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
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所貴乎聖賢者
謂其知之在先將使覺乎未知者其覺之在先所
賴以覺乎未覺者蓋先得乎吾心之所同然者故

不可不推其所以爲法於天下此正聖賢之任也
故羣臣進諫于高宗歎而言曰人之生孰無天命
之性然非明哲則不足以知之明哲者先知先覺
之人也既明哲有以知之則其所知者豈特獨善
而已哉蓋將以覺其所未覺而作則於四方也若
權衡之立於此而輕重多寡莫不於此而取正焉
此蓋言處聖賢之任當如此則高宗所以君臨天
下之尊其所有者萬邦之衆百官之所仰式命令
之所自出也使王而言及於政則以作命百官百
官承之而可以布於萬方然後爲斯民之所取則
也今也猶弗言則百官無所稟以爲令萬方無所

取則矣當王之宅憂亮陰也百官稟令於冢宰今也既免喪則冢宰歸政於王矣然猶稟命於冢宰而王又不言則萬邦之衆無所稟以爲令豈不負萬邦之望哉此羣臣之進戒諄諄而不能自己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君奭之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者置相其任非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蓋將使之左右爲之師保以輔翼成就其德而引之於當道

故古之宰相必處師保之任周召相成王而左右之蓋以師保之尊而兼宰相之職也高宗得傅說於版築之微既立以爲相矣於是又以其人置諸左右而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使之兼師保之位身爲三公之尊非特任以爲相而已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蓋大臣之事君務在乎先立其大者不先立乎其大者而屑屑於其小者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也是以仁不足以有適政不足以有間而惟以格君心之非爲先蓋使大臣能格君心之

非而納之於正至於一正君而國定則仁與政豈復有不善者哉高宗深明乎此故其命傳說以為相也未敢言及於政事而先處之於師保之尊命之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翼我之德蓋將使之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成就其德是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若高宗者可謂知所本矣苟使為君者其德不足則其心必有所蔽而不可誨則輔相之臣雖有格天之業亦無自而施之高宗既得傳說之才誠足以相天下而其所言者惟恐己之德有所不足使彼不得展其志之所為也是以朝夕之間惟欲納誨以輔其德而不及其他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此高宗所以申言其所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之事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蓋人君苟有尊德樂道之誠意則師保之臣必將樂告之以善而其德無有不成者故推之以人有為無所不可苟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夫其可以有為與不可以有為惟在於德之成與不成而德之成不成惟在於師保之臣納誨與不納誨耳然則高宗所望於傳說者可謂善矣故既命

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託微意設喻見其所以望之者如此其急也金欲成利器則不可以無礪巨川之患欲濟則不可以無舟楫大旱之時欲蘇苗稼則不可以無霖雨金欲成器而無礪則鈍巨川無舟楫則不可以涉大旱無霖雨則苗稼有飢餒之憂此三者皆望之切而賴之深也但其言之不足故設喻託意以盡其情若詩人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所以喻人之有美質者不可以不學而成也雖有切磋琢磨之不同其實一也若但舉一句而言之則王不琢不成器亦可以見其意也高宗之設此三喻大抵言其望於傳說之納誨者

如此其激切而其託意之深故重複言之或者見其有此三喻則必從而爲之說以爲每句皆有託託王氏曰若金用汝作礪者命之使治己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命之使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使之澤民也呂吉甫又以謂若金用汝作礪者舉一己而聽之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舉臣下而聽之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舉天下而聽之是皆附會穿鑿以追求高宗之意據此上文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下文言啓乃心沃朕心則是高宗於此其與傳說言者大抵欲成就其己之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與舉天下而聽之

之事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告傳說以其所以望之之深如此其切欲
汝副吾之望則當啓乃之心無隱有犯朝夕納誨
而沃我之心也沃如水之沃物有潤澤之意蘇氏
曰渴其言也此說是也此又言爾之所以啓乃心
而成就我德者其說有二也若我之過失見於已
形而其愆繆之迹既著於言行者則汝當危言鯁
論極其剴切以繩糾之若用瞑眩之藥以攻難治
之疾也苟不用瞑眩之藥則厥疾弗瘳矣其或過
失弗形而其所言所行陷於愆繆而不自知則

必當先事慮患使無繩糾之迹若跣足而行使之
視地不至於爲茨棘瓦礫之所傷也苟不使之視
地則欲足用傷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言汝能以此二者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足以副
吾之所期望矣然其所以副吾之期望者非但使
汝盡其啓沃如上文之所陳凡在朝之臣與汝比
肩而北面以事我者我無不以此望之也故繼之
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蓋說既作相而
總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其屬也欲使傳說暨乃

僚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之心而成就其君之德者良由我之所以尊德樂道之誠意有加而無已也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使傳說能盡其啓沃之心而其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不能同心以匡人主之所不逮則一傳說亦不足與有爲故必舉在朝之臣無不同心然後一正君而國定矣然人臣之進諫於君又不可以無稽也必則古昔之先王故汝之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率修古我哲王迪

導我高后成湯之德以安天下之民下言迪我高后以匡兆民上言俾率先王則先王蓋指成湯以前之王天下者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與此正同高宗之所以諄諄告戒述其志之所以期望傳說之深旣盡於此矣故又嗟歎盡其義言汝能敬我所以告汝之命則我之德無所闕失終能永保天命矣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之所以虛心屈體而望於傳說其言反覆激

切既盡於此說於是盡其啓沃之辭而復于王與荀子大忠以德復君之復同蓋以其德言而優游厭飫以入之也高宗之所以告說者既以金之於礪巨川之於舟楫大旱之於霖雨以見其望之切故說之所以復于王亦設喻託物以盡其意以謂君以從諫而聖猶木之從繩而正也木之作器無所不正者豈木之生而皆正哉蓋其生也自有曲直之不齊而其作器也必取於從繩故無不正之理人主之所行豈無有善有不善於其間惟能從諫弗咈而擇善以從其善者無所不行不善者無所不去斯能成其聖德不必生而知之而後可以

成其聖也惟君能以從諫爲心是好善矣苟好善則天下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於我而況在朝之羣臣乎故雖不命其承上之意以納諫而其臣無敢不納諫者故繼之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蓋言君苟有納諫之意雖不諄諄以命之而彼自能敬順王之善命也魯定公問於孔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

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二言者若緩而不切而孔子謂邦之興喪實繫於此者蓋知爲君之難則自以爲不足故從諫從諫則邦之所以興也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自以爲有餘故拒諫拒諫則邦之所以喪也邦之興衰所以實繫於此一言者以其從諫拒諫之不同也桀以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以從諫興秦以拒諫喪高祖以從諫興隋以拒諫喪唐太宗以從諫興歷代興喪之迹究其所本未嘗不繫於此則孔子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高宗之命傳說以納誨而傳說復之以從

諫彼其君臣所以相告戒之意者蓋以爲天下之事未有不先於此故其禮樂刑政未嘗一言及之而其相告勉者惟以此爲先也東坡有言曰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母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至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

說命中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闕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在禮天子宅憂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當此之時事皆總於冢宰而天子則惟亮陰而不言居於廬以致其誠一於喪祭之事而已及其三年之喪畢然後冢宰歸政於天子始親萬幾之務而專聽斷此蓋禮經之常典也高宗既免喪而冢宰歸政猶恭默不言萬幾之務無所稟以爲令者羣臣懇請甚堅而高宗猶且不從而曰予恐德弗類至其代予言其意蓋欲終不言而求良弼以代之言也及其既得傳說則是既有代予言之人矣於是

立爲相置之左右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萬幾之務則委之而已無所與也蓋高宗之於傳說也信之如此其篤任之如此其專得於傳說之間而不以爲踈賤遂舉國而聽之使之代言政事命百官總己而聽之若其宅憂亮陰之時而不復致疑於其間良由其至誠之心上格於天下孚於民而其君臣同心同志相與孚契於一堂之上如股肱元首之相爲用故雖用禮之權於免喪之後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而天下不可以爲不善也案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說之爲相而總百官亦其常職然也而乃以爲禮之權者蓋以

上篇其代予言而知之前既有曰其代予言而此篇又曰惟說命總百官則是萬幾之務總以聽之而已若齊威公所謂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其爲職任之重蓋非如冢宰之比也說既總百官以代高宗躬覽萬幾之務則爲高宗者惟恭己以正南面也蓋明君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方未得說也恭默思道憂勤之念猶形於夢寐之間遂旁求於天下而後得之及其既得之也禮樂刑政百官有司之事舉以授之而已遂以優游無爲巖廊之上蓋所勞者在於求賢之前而享其逸樂於得人之後也高宗雖優游恭己不親萬幾之務亦豈遂盤樂怠

傲深拱宮禁而無意於天下之治哉蓋將使說朝夕以輔成其德使其德之輝光發見於天下則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也傳說既總百官使高宗得以清心省事於上於是朝夕納誨以輔成其德其意以謂百官之事雖總而其提大綱以爲衆目之所取正者則在於高宗不可不勉故乃進而告王而其所告者無非天子執要御詳之事也嗚呼者嗟歎以重其言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中庸釋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其意

以謂天道之運日新而無窮晝夜寒暑循環迭運造化之功未嘗有息聖人體之而爲純德造次顛沛亦日新而不窮蓋所以體天之道也傳說欲使高宗日新其德而同於天道之運故首告之曰明王奉若天道言古之明王承順上天之道體其不已之意於是建邦諸侯於外設天子之都於內其所以立天子諸侯於上而承以大夫師長於下者豈欲其在位者肆爲逸豫而以位爲樂哉惟欲使之體夫上天日新不已之道君臣上下協心同德以治斯民而已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大夫仕於朝者師長親民之官也自后王至於師長皆不

可肆爲逸豫苟有一人焉肆其逸豫則失其所以代天亂民之意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蓋言雖在位者皆不可以逸豫然其所以率羣臣不爲逸豫者惟在於日新其德而已故又繼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言明王之所以奉若天道者無他惟在乎憲天聰明之德而已天之聰也公天下之聽以爲聽故聽不以耳而無所不聞天之明也公天下之視以爲視故視不以目而無所不見聖人之憲天聰明公其視聽而無所容私焉則其聞見達乎天下而日新不已豈復有逸豫生於其

心哉惟天子既憲天聰明而日新其德於上則其臣莫不敬順而奉之自然不爲逸豫之行君臣皆不爲逸豫則得乎治民之道此民之所以從乂也
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聰明即民之聰明君能公其心以憲天聰明而率其臣以欽若則自合乎民之心矣民之從乂蓋得天下之所同然非勉強而從之也傳說言此者言高宗既以萬幾任於臣而垂拱仰成端拱於巖廊之上苟使不能廣其視聽於天下則其聰明止於耳目之所接則逸豫之心生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由是而行焉如是則說雖欲盡其協贊之力不可得也故其所欲成就之德無他惟使之憲天之聰明而已夫苟其憲聰明如天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則明白昭晰而小人無所容於其間此說之所以得盡其才而高宗所以得遂其垂拱仰成之道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欲公其心以憲天之聰明則其所發者莫重於賞刑之用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說雖總百官以聽萬幾之務至於威福予奪之柄在於高宗

之獨斷故既告之日新厥德以憲聰明而其所以
諄諄告戒於其後者於此又致詳焉自惟口起羞
以下四句說者不同最爲難曉竊求其義上兩句
有起羞起戎各言禍亂之所由起其文無所結下
兩句有在笥省躬是言其所以致謹重之道其文
無所成蓋由說者以四句爲四義故其文上無所
結下無所成據某所見下兩句所以結前句惟口
起羞故惟衣裳在笥惟甲冑起戎故惟干戈省厥
躬禮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錯曰上之
所言者謂之命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苟
爲口之所命者非其人而適足以起羞故寧藏才

裳於笥而不輕以予人也甲冑干戈皆兵器也自
其被於已而言之則謂甲冑自其加於人而言之
則謂干戈甲冑之用苟有不當則適足以起戎矣
故當其用干戈以加於人之時不可不省於躬而
自反察已之無罪然後可以討人也此蓋言賞罰
之用禍亂之所萌而其施則不可不謹也王惟以
此起羞起戎之二者以爲謹戒而信其不可輕用
苟能知其賞罰之用皆當於功罪而克明則無不
善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

自此以下又所以申前之義而盡之也言國之治亂惟在於庶官之邪正能否官之得其人則天下國家無適而不治非其人則天下國家無往而能治必然之理不可易之常道也傳說總萬幾之務而已至於升黜進退則在高宗之所用如何爾苟使高宗所用既非其人則雖說亦無所施其才矣故治亂之所本惟在高宗能用庶官而說則能總其事而已惟治亂在庶官故官不可以及私昵爵不及惡德惟其賢能而後可也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蓋自六卿至於三百六十所謂官也而公卿大夫所謂爵也欲官其人必以其

人之能可任是官者而後官之不可以私愛而官之也欲爵其人必其任官之賢於人而實有德者而後爵之不可以惡德而進之也孟子曰尊賢使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蓋所以使能也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蓋所以尊賢也惡德者以惡爲德也孔氏曰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此說爲善說之此言大抵欲高宗屏小人而擢用君子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言心有所爲必審思之使合於善而後動善者理之所當然者也雖然慮善以動則又不可不審其

時時者所以權乎善之輕重而用之也猶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善也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亦善也然其爲善者各有其時當禹稷之時而爲顏子之事則非善也當顏子之時而爲禹稷之事亦非善也善猶葛之於夏裘之於冬動惟其時則猶夏葛而冬裘也善則可以立矣慮善以動則可以權矣慮善以動動惟其時則酬酢萬變而不窮矣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又告之以不矜不伐而享其盈成之業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

昔人也葵丘之會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矣夫以威公之霸攘夷狄尊王室一正天下可謂盛矣及一旦震而矜之則叛者如此其衆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故也如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皆無與之爭功故人之有善有能而矜之有之是乃所以喪也以是知欲人之有善有能者其所以保之道惟在於不有之不矜之而已高宗之恭默思道以致中興之功其豐功茂烈可謂無所復加矣惟在不有不矜以保之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又戒之以預備於不慮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

事也蓋古者治安之時上恬下熙海宇無事而危亂之萌往往萌蘖於其間及其一旦變生於肘腋則至於陵夷敗壞不可救藥者此無他當無事之時而不能為有事之備也故在事事而為之備事者無一事而不在所備也一事不備則一患隨之惟事事有備無危亂之釁生矣故無有不可制之患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言無啓私嬖之寵以納小人之侮也蓋小人之於君上本不敢肆其陵侮之心惟君上寵之而故為

之也苟知而故為之則不復有悛革之心矣此二者是亦中才庸主安於逸樂遂以謂寵一嬖倖未必害事遂一非事未必致亂殊不知履霜堅冰其來有漸於其小者而不知謹則將馴致其大矣唐明皇寵安祿山為安祿山起第既成其幄帝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每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於外帝亦不疑也其待之可謂厚矣而祿山不軌之心實萌於此故卒至漁陽竊發四海橫流此啓寵納侮以致禍也漢武帝為寶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東方朔執戟殿下辟戟而前曰

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司馬門賜朝黃金三十斤若此之類所謂恥過作非也自此以上其深思熟慮所以爲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言如上之所云其所當謹者可謂至衆矣然其本則在於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有所主於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自篇首至於此是皆說與高宗泛論爲治之要道以啓迪其心志既盡於此然高宗之心術則有黷于祭祀之蔽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則是高宗之心術所蔽實在於此

故傳說舉以爲訓所以繩其愆糾其繆格其旣非之心是所謂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蓋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亡祭之䟽數惟稱於禮苟不稱於禮而以私意爲之則䟽數之失一也蓋數則過也䟽則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禮之中也高宗不審於此而以黷于祭祀爲欽殊不知其所謂欽者乃所以爲不欽也故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黷而謂之不欽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也夫鬼神聰明正直享于克誠苟亂而非禮則鬼神豈享之哉故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於事神爲易也自明王

奉若天道至於此皆是傳說道啓沃之言以納誨而輔成高宗之德

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之得傳說使之啓乃心沃朕心蓋虛心屈己而樂聞其朝夕之誨也說既總百官矣於是進其嘉謀嘉猷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凡數十言無非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其所以進言啓沃以成就高宗之德可謂展盡底蘊而無餘矣高宗之恭默思道後聞至忠之誨爲日久矣至是而聞其所

未聞義理之悅於其心而無厭也故遂嗟歎而告之曰言哉言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言言之詩曰君子有酒言且有又物其言矣維其偕矣則言者味之美也高宗聞說之言如美味之悅其口撫食其實饜飫充足樂之而不厭故曰言哉者味之之深也既味其言之美乃呼說而告之曰爾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苟汝不善於其所言則我雖欲聞而行之不可得已高宗之得傳說以爲若金之得礪濟巨川之得舟楫大旱之得霖雨其所以望之如此其切誠以不得傳說之啓沃則雖欲行之不知其所以行之矣故其既得傳說之誨

則若飢之甘食渴之甘飲入乎口著乎心斷然必
以爲可以行之而無疑也高宗既許傳說以行其
言矣人臣之事君諫行言聽然後膏澤下於民而
其致君澤民之心得以達乎天下矣於是拜手稽
首而至地以盡其敬於君又勉高宗以行之之難
而冀其不倦以終之也董仲舒引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
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傳說之所陳治道之大原
君術之至要諄復懇到可謂盡矣高宗之所聞所
知可謂富矣惟能加意以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則
施之於天下國家德仁又將不勝富也故曰非知

之艱行之維艱所貴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也知
之不能行則與之爲二矣故其嘉謀雖日接於耳
目之前既與之爲二則是他人之物非己之所自
有也知而行之則與之爲一而自得之矣是故人
主之學要在於行爲先如堯舜之治其所以巍巍
蕩蕩而不可及者惟其能躬行而已躬行則凡接
於吾之耳目者皆所自有也自古苟非大無道之
主其聞善言見善行未嘗不改容變色以致重之
如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公曰善哉則景公非不知孔子之言爲可行也
孟子與齊宣王言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

以小事大宣王曰大哉言矣又與言文王之治岐
以行仁政於民宣王曰善哉言乎若宣王者非不
知孟子之言爲可行也二者雖皆知其言爲可行
然夷攷其所行則實與其言相反此蓋無躬行之
誠心故其所病者不在於知之之難而在於行之
之難高宗以傳說之言爲旨哉此亦如齊景公宣
王以孔孟之言爲善也使其徒以爲善知之而不
能行則是亦齊景公宣王也故言知之易行之難
以勉高宗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也然行之之
艱自不行者而言則見其爲艱矣苟能一日用其
力而行之則亦何難之有王誠不憚其難而力行

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尊所聞行所知是將
信協先王成湯之成德蓋湯所以能成就其德者
惟以從諫弗咈先民時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與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而已王能躬行其所知所
聞之言是亦成湯之用心也王能以成湯之心爲
心則是於傳說之言無所不行也君能黽勉以行
臣之言臣有嘉謀嘉猷匿而不告則臣爲有罪矣
故終之曰惟說不言有厥咎蓋所謂大臣者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乃聒聒不
舍以取禍尤則是不可以言而言非所謂以道事
君者也故孔子之於齊景公孟子之於齊宣王言

之不行則遂去而已至於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而不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乃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可以言而不言亦非所謂以道事君也故阿衡之於太甲傳說之於高宗其所以引君以當道者有加而無已也欲觀大臣之事質諸此而已

說命下

商書

此篇記載高宗與傳說相與講論學問之大方蓋自古帝王之所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不由學以成者學必有師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伊尹高宗師於甘盤傳說文王師於

太公望成王師於周召未有不師於聖賢而能學者未有不學而能成其德者然歷代帝王之所以學與師者世代久遠其詳不可得而盡知惟高宗之於傳說其荅問酬酢始終畢備於此篇可以爲萬世人主學問之大法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高宗欲問學於傳說於是進說使前而告之以所願學之意也蓋其未得傳說於版築之前固嘗學于甘盤矣甘盤者商之舊臣有道德者也而高宗敬其道德而學焉學于甘盤而不終故欲學于傳

說以終之也台小子者高宗自謙抑以問學之辭也舊學于甘盤將告以學而未克終之意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二孔之說謂高宗爲王子時旣學于甘盤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入宅于河故自河徂亳蓋自高宗之父小乙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旣廢業而居民間遂無顯明之德此說本無逸之言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故以遯于荒野爲爰暨小人之事也諸儒從之惟蘇氏不然蘇氏謂武丁爲太子時學于甘盤及即位而甘盤遯去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於河濱自河徂

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則以遯于荒野爲武丁之遯武丁爲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則爲吳太伯豈復立也哉竊以蘇氏之說爲善蓋高宗言其所以學于甘盤而未克終者以求教於傳說故言甘盤之遯去而莫知其所終則已無所資以爲學者其言與下文訓于朕志相接若從先儒之說以遯爲武丁之遯則高宗方言學于甘盤而遂及於爰暨小人之事非事辭之序也而其以出居民間爲遯及以顯明之德爲顯皆不如蘇氏之說蓋甘盤旣遯去而不知所終高宗皇皇然失所依賴如濟巨川之望舟楫大旱之望

霖雨故得傳說而學焉此其所以告說而冀其朝夕納誨以成就其德者也遂繼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言我之志欲務學以成就其德汝當啓迪我之意志而引之當道以終其所學于甘盤之事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又指物與喻以見其所欲學之意范內翰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聖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乃能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必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不可上

下相同當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其君之德則君志乃和高宗求益於傳說故以作酒作羹爲喻此說甚善高宗之意欲使傳說匡其所不及將順正救如酒人羹人以甘苦鹹酸相濟而成味故又繼之爾交修予交修者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予之所望汝以交修者旣如酒之於麴蘖羹之於鹽梅不可須臾廢則當始終以成就其德毋亦若甘盤之棄我而去我當佩服汝之言而行之不敢失墜也案君奭篇周公告召公以留輔成王之意其言商之舊臣歷事數王而不敢自寧者而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是甘盤在武丁之

初亦如阿衡之輔太甲實居受遺託孤之任者也
以是知高宗之亮陰也甘盤實居冢宰之職百官
總已以聽焉及其既免喪而甘盤歸政則一旦幡
然而去遯于荒野莫知所之高宗既失甘盤而無
所託故恭默思道而得傳說則甘盤之去商也蓋
舉國之人失其倚賴皇皇焉以求之而不可得若
甘盤者其為高蹈之節傑然出於千古之上嚴子
陵方之有慙德焉晁補之嘗論嚴子陵以謂陵道
足乎已無求於世則求而不至可也至而不仕可
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故舊而示放鷺以自
存陵操誠高亦未忘名者古惟兩士不近於名其

一猶恨其自言也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
祿祿亦不及推將隱於縣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曰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者可謂不
累於名漢朝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從康
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非韓伯休邪乃不二
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乃知我名何以藥為遂
去居霸陵中康之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則默去
焉可也何必曉人以吾果韓康邪故曰猶恨其自
言也此二人者皆勝陵據補之此言蓋謂之推賢
於韓康而康又賢於嚴子陵某竊謂之推雖不近
於名然其所以不求顯之言猶聞乎世是雖能忘

名而未能忘其所以忘名者如甘盤者身居公輔之尊一旦之間遽而去則舉世莫知其所之賢於之推也又遠矣其易遽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蓋處遯之最善無如此又者其甘盤之謂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命之書雖離為三篇然其文勢上下實相貫穿蓋史官盡錄高宗所以與傳說相答問者高宗惓惓然以望於說說之諄復以告於高宗其意未嘗不相屬也說之總百官而進諫王王玩味其言而無所厭斁也曰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

行蓋許之以佩服其言也說於是言非知之艱以勉其所力行於此者而又繼之曰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厭咎此則說之許高宗以為苟能行我之言則我不可以不繼此而有言也故高宗敘述其所以願學之意而終之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言我能行汝之言今虛心屈己以問學於汝可以言之時矣不可以無言也至於是則說之所以啓沃者固宜無所不盡矣遂乃備言帝王之所以學者本末始終之序明白詳言無所不備蓋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

其聲高宗既從容以問矣故說得以盡其聲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此數聖人相傳之道蓋本於性命之至正仁義之極致其爲道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學道而不自乎此不可謂善學也故傳說之論學必以師爲先師古者質諸堯舜禹湯之所傳者也孔氏以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爲王者求多聞以立學其意蓋謂王人猶云王者爾王者爲王人無所攷據王氏以謂傳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竊謂此說爲勝禹言於舜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亦是稱帝而告之與此稱王其文勢正同猶後世奏事稱陛下也說之告高宗人之所以求多聞以多識前言往行者非欲苟知之而已蓋將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雖務多聞以建事然其所聞者有是有非有邪有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苟不能審其所擇而徒貪多務得以益所聞則或不免爲邪說異端之所惑也所適者正道則以之建邦乃有所得矣不師古訓而能有所得以永世者匪說之所聞也獲如孔子所謂仁者先難而後獲如三代有天下傳世數十享祚數百此皆其所獲者也雖其所獲者如此其長且久然其所以致

此者則自夫學于古訓而不自徇其私意雖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功之所獲自及於無窮若秦人焚詩書滅禮樂奮其私意而不師古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傳祚纔二世而亡此不克永世者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旣言學于古訓則有所獲事不師古則不克永世其所以辨論邪正是非之分可謂明於此矣旣明乎此則其志之所蘄向者確然有守而不移矣志之所蘄向者確然而不移則能止於至善知止而

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之所以能得者惟在夫知所止能止於至善則其志定志旣定則順其志而不喘務時敏以力行之而不懈則能至於慮而有得矣蓋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學之欲有得者惟在於此二者遜志則功日以崇時敏則業日以廣此誠爲學之大方惟能信懷此志與勤之二者則道積於其身矣乃來者蓋所謂自得之也道積于厥躬則是居之安資之深以至於取之左右逢其原至於是則學成矣然人之學也豈以獨善其身而已哉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

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
宜也蓋學者既遜志時敏以成己必在乎推而教
人以成物能成己又能成物則可以合外內之道
而忠恕兩盡此蓋爲學之終也故繼之曰惟斆學
半愈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言推己之所有以
教人是斆學半蓋學之始仁以成己學之終智以
成物自成己推而成物其功半矣於功之半能思
終始常於學則雖推以教人而已之德實由是而
進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此所謂厥德修罔覺言推
此道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有益於人是
乃有益於己也傳說之所以歷陳爲學之終始者

蓋盡於此此非說之私智也蓋成湯之師古以學
得大堯舜禹湯之傳故其本末先後之序如是此
實先王之成法高宗誠能率由此道監視先王成
法而行之則是師古以克永世而無所愆過矣蓋
人君之治天下必欲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
無怨惡然後有以貽子孫萬世無疆之業欲言行
之無愆繆則必自於學先王之道故傳說之言其
序如此高宗能審於是學先王之道說用能欽承
其德旁招俊乂以列于庶位共致其修輔之功也
范內翰曰天子惟務學宰相職當求賢若天子好
學於上宰相急賢於下衆賢皆列位則天下豈有

不治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百官有司之事各有司存非宰相之任天子惟當任宰相宰相當任有司有司皆得人則天下自治唐太宗謂房喬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急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乃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乃關僕射以求賢責宰相此乃傳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之意此說甚得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高宗既聞傳說勸學之言本末先後無不該悉於是嗟歎其言之善而告之曰我之恭默思道得汝於版築之間擢居相位三年不言言乃雍而四海之內無不仰我之德者乃汝之德有以鼓舞而動之也然我欲學于古訓以成聖人之德則必資爾說之助而不能以獨成也故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股肱之助無股肱則不得爲人矣人主之所以能成其德者以其有良

臣之助也無良臣則不得成其聖矣蓋股肱之於人良臣之於聖實一體相待而成也既以良臣喻股肱之不可無於是又稱引成湯疇昔之所學伊尹者以見其意言我先代百官之長自居保衡之任爲師傅之官蓋伊尹也伊尹在予先世作股肱於我先王乃以致君澤民爲己任曰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之君則其心愧恥若見撻于市其在於民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則曰是我之罪蓋其自畎畝受成湯聘幣幡然而起也則固自任以天下之重曰吾將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既能言之於始必將實之於終有是言而君

不爲堯舜之君是己之所以引君於當道者有所不至也其爲恥孰甚焉欲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則民不被其澤是己之所以成就君之德者不用其極故其澤不徧於天下其罪亦無所逃也惟其所以自任者如此故能佐佑我有功烈之祖其德至於與皇天同德而無以復加爾傳說之起於版築而居於冢宰師傅之位其迹蓋與伊尹相契於數十年矣則爾之所以自任者不可不以伊尹之所以致君澤民者爲心故汝當庶幾以道顯明保輔我以成其堯舜之學亦如伊尹之佐成湯以格于皇天無使伊尹專其美於我商家也惟后非賢不

又惟賢非后不食此申言君臣之分相須而成君須賢治賢須君食亦當幡然應聘而起以與我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當夫所以致君澤民之責矣爾當以阿衡之所以自任者待其身使爾君德與成湯相繼然後能以永成此天下之民也蓋爲臣者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必先能致君於堯舜然後可以澤民君不如堯舜而能使民爲堯舜之民者未之有也高宗之所以命說旣如此其重說喜聞其仰成之意於是拜而稽首以盡其敬而欽承之曰敢荅揚天子之美命謂當阿衡之責而不敢辭也薛氏曰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

湯之學於伊尹之事以告之也王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以伊尹作先王之事任之也臣之所以致其君者如彼君之所望乎臣者如此雖欲不治不可得也此說甚善蓋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其所宅者至廣其所御者至衆則其所學固不在乎區區於章句訓詁之間如學士大夫之一藝也其所學者不過學爲堯舜而已不學乎堯舜而云學者是陳後主隋煬帝之學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若高宗之學於傳說其所謂堯舜之學矣伊尹之事成湯也蓋曰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也而高宗則以成湯自期以伊尹期傳說是其所期者期於

堯舜之爲而已學者之期於堯舜猶視者之必期離婁聽者之必期師曠雖有至不至然未有不期而能至者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於是孟子生乎戰國之世齊梁之君皆庸下之才其不足與言仁義鄙夫孺子之所共知也而孟子必以堯舜之道說於其前不肯少自貶以求合者蓋人主之學惟有學爲堯舜之一塗而已舍是則異端也舍聖人之道而爲異端則何以爲孟子哉故其丁厄窮而不得一施不

肯舍所學而從人也傳說孟子易地則皆然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一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高宗彤日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高宗彤日高宗彤日越有雒雉此蓋高宗之賢臣祖己也因雒雉之變進戒於高宗實訓之體也然其所陳析而爲兩篇其一篇逸於秦火者旣名高宗之訓故此篇惟取篇首之高宗彤日一句以爲篇名之別非有他義也案書之百篇皆有序漢儒例以爲孔子作而某竊以爲歷代史官第相傳授以爲書之總目至孔子因而次

序之非盡出於孔子之手者以其間所序事迹有不見於經而獨見於序者如此篇正經所言但曰高宗彤日即未嘗言祭於何廟之彤日但曰越有雉雉即未嘗言其所居於何處而序則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此非其當時史官所錄則何以知其鳴於成湯之廟又何以知其升於鼎耳乎此事苟非舊史所傳則孔子亦安能以其意而臆度之於千百載之下乎故百篇之序但是史家序其所爲作此篇之意而已不必求之太深也夫高宗之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于禰必殺于祖矣其祭成湯之時禮必有缺而不備者故於祭

之明日適有野雉飛入於廟中升鼎耳而鳴此其災異也明矣於是賢臣祖己進諫於王而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書之所以作也彤者祭之明日以禮賓尸行事之有司祭之賓客皆與焉商謂之彤周謂之繹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則彤之與繹事同而名異耳絲衣之詩繹賓尸而作也而其詩曰絲衣其紕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則繹祭之時必陳鼐鼎於廟中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方陳鼎賓尸而有雉自外來入廟中升鼎耳

而鳴夫雉之爲禽常飛鳴於郊野之外今乃於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於庭而徜徉於廟之鼎耳如在郊野之外此物胡爲而來哉必其宗廟祭祀之事有不合於禮者故野雉因而至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已知夫變異之來當夫祭祀之彤日則是上天之所譴告者必其祭祀之事有不合夫禮者故野雉因之而至於推原其所以致之之由以警懼高宗之意而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句有兩說先儒謂有道之主當變異之來正其事而變異自銷其意蓋謂商之先世有道之主每遇災異之來

惟正其事以銷去之如成湯之遇旱以六事而自責太戊遇桑穀之異嚴恭寅畏以弭其災祖己之意亦欲高宗之正其事如成湯太戊則可以變災爲祥易凶爲吉先儒之意蓋如此其說固善無有疑者而蘇氏則以謂繹祭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謂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也審矣故祖己言當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而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于親廟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故祖己欲先正之蘇氏之意蓋以謂祖己將諫于王則當先格王心之非使正其事其於格王如孟子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之格也某竊謂先儒

之說誠善然以上下之文勢觀之則蘇氏之說爲長蓋下文曰乃訓于王則是上句當是爲其黨類而言之也語其黨類以將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然後進諫于王自惟天監下民以下則所謂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也故某欲兼存此兩說而以蘇氏之說爲優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祖己欲格王心之非以正厥事於是乃訓于王曰惟天之監視下民其吉凶禍福無常惟義以爲常

典常也民之所行合於義則天降之百祥不合夫義則降之百殃祥與殃之來皆是視夫民之義與不義如何耳故其降年於民有永有不永者其不永者非天之意固欲天民而絕之也蓋民之不義其中有以自絕其命于天故天將絕其所降之年有不永也民有不順其德以行其義不服其罪以改其不義天將欲絕則必孚信其命降之災異以正其德將使之恐懼修省反其不義而歸於義也彼民之不知義者則將曰彼天命其如我何則天之絕之也必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夫祖己之所以諫於高宗者蓋以其典祀豐于昵而殺其祖遂致雉雉之變而其進訓于王則先以天之於民降年有永有不永而以義為常而其所行之不義而獲罪於天天以變異警懼之而不知自省然後及於禍其說既如是之詳矣於是終其義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以此度之高宗之豐于昵祭意者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之於五時八神歟故祖己先論其壽夭之理然後及於典祀無豐于昵蓋自惟天監下民以下所謂格王之心也而王司敬民以下則所謂正厥事也嗚呼歎辭也夫壽夭之理惟以義而為常

胤壽之年不可以禱祠而得夭折之命不可以禳禱而延也惟能常厥事雖不祈年之永而自永矣故王之所主者惟在於敬民而已敬民若禹訓所謂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王能敬民則得人主之義矣得乎人主之義則命之有永將至於億萬斯年而無斁豈區區禱祠可以益其有永之年哉年之永不永既不在於祭祀之豐殺則其於祖禰之廟豈可致厚薄於其間胤嗣也自為祖禰者自成湯以下繼世以有天下者無非天之胤嗣也既無非天之胤嗣則其所以祭之者國有常典非私意所得而豐殺也蓋古者慎終追遠

之禮自仁率親導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一也故其所以制爲祭祀之禮莫不有常而不可易若以禰爲重從而豐之以祖爲輕從而殺之則是知有禰而不知有祖猶知其本而不知其根也其爲不義孰甚焉國之祭祀既有如是之不義則天之降災異而雖雉之變蓋將以正王之德也王能正厥事而常厥義無豐于昵則足以荅天命而膺有永之年矣苟以爲天命其如台徒私意制其豐殺則將爲天之所斷棄此實商家社稷存亡禍福之本此祖已所以諄諄不得不懇切爲高宗言之也

夫洪範之庶徵五事之得失而驗之於陰陽一氣之休咎肅乂哲謀聖則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順之狂僭豫急蒙則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順之蓋天地之與人一氣也形於此必動於彼彼未有不以類而應之者古之言災異未嘗不然及漢儒董仲舒劉向父子之徒求之太深泥之太過於是
有識之士往往厭其說之苛細穿鑿而無大體遂欲舉其說而盡廢之謂災異不可以類求然亦不可盡廢也譬如人之一身五臟之氣有所偏勝於中則疾病之徵必發見於外如脾受邪其徵見於皮毛如腎受邪氣其徵見於齒牙若此之類皆未嘗

不以類而應也庸醫不知其所本則妄推求之於外則有臆度而不能中以庸醫臆度而不中遂謂五臟之氣不可以類求可乎漢儒之言災異其說之流於鑿則非也而其所以然之說則不可廢也故蘇氏謂因高宗雖雉之事而知五行傳之未易盡廢此實至公之論蓋以五行傳為可廢者徒惡夫俗儒之至於鑿也或者徒知其為可惡而不知不可以象類而求災異則亦將使人君不畏而無所戒懼如火則為陽氣盛如大水則為陰氣盛今日不可不以象類而求則是大火而非陽氣盛矣大水而非陰氣盛矣又如月食則修外治日食則

修內治今日不可以象類而求則是月食不必修外治日食不必修內治矣大抵枉不可不矯也矯枉而至於過直則為甚矣學者既無泥於漢儒災異之說而以此篇為信不失乎象類而求災異則兩得之矣逸書與見存之書同序者若肆命徂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而孔氏引序以冠篇首於伊訓篇末加肆命徂后四字以見其篇次當在於是而遭秦火之逸也若以此為例則此篇之末當更有高宗之訓四字蓋世久矣而失之也苟以此篇之末不復重出為得體則伊訓之末不當衍四字此雖章句之小失亦不可以不論

也

西伯戡黎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據史記文王脫於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後
紂賜之弓矢鉞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之爲
西伯得專征伐之權出於紂之命也旣受命於紂
以專征伐於是諸侯有爲不道者文王爲民除害
稱兵而往伐之黎乃諸侯之國史記以爲耆大傳
爲肌其音相近蓋在上黨壺關之地與朝歌接而
密邇於王畿其君黨惡於紂與之爲不義而虐用
其民文王旣專征伐於是率師勝之旣勝

黎矣殷之賢臣祖伊知黎不道爲周所戡其勢必
及於殷蓋當是時諸侯助紂爲虐者多矣斯民之
困於虐政望乎仁政之拯已於水火之中不啻飢
渴之於飲食也周人之德旣及於黎國則天下之
困於虐政者皆相率而歸之紂雖欲不亡不可得
也且如湯之於桀本未至於稱兵而伐之惟其葛
伯仇餉得罪於斯民故不得已率兵以伐葛旣伐
葛矣於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情
所望其拯已之命者旣如此其切湯迫於事勢之
不得已故遂伐桀而革夏命蓋湯之伐葛本無伐

桀之心而伐桀之微實非於此文王之於黎亦猶湯之於葛也文王之戡黎雖無心於伐紂而當時之人以勝殷之任歸之則雖欲顧君臣之大分而不忍爲然天命人心之所迫必有不能已者此祖伊所以咎周也咎惡也惡其將不利於商也曰殷始咎周者非是舉殷國之人皆知咎周也但指祖伊而言之耳史記曰祖伊聞之而始咎周此言爲得其實祖伊之所以始咎周也蓋以周人乘黎而勝之故也周人既乘黎而勝之祖伊恐其將不利於殷爲是震恐而奔告于紂史官錄其言而爲此篇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西伯蓋指文王也鄭氏曰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曰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唐孔氏主於王肅之說其言謂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終乃三分天下有其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

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案周之制周之建諸侯立二伯分陝而治康王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太保召公西伯也畢公乃東伯也商之二伯諒亦如此此文王旣爲西伯主西方之諸侯則西方諸侯之爲不義者文王所當征也黎乃文王所總之諸侯其戡而勝之蓋方伯連帥之職然也其於文王所以事殷之至德實未嘗失而祖伊之所以恐者非謂文王將有伐商之心也蓋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民旣棄殷而歸周則文王雖欲終守臣節而不可得此其所以咎而奔告于受也漢孔氏曰

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此說大害理夫文王之所以爲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此蓋讀是篇而不知詳攷祖伊之意故爲此說是不可不辨也受即紂也此篇與泰誓武成皆呼爲受其餘諸書則以爲紂蓋受與紂音相亂耳祖伊旣於戡黎逆知殷之必亡於是奔走以告于受呼紂爲天子而謂之曰天旣訖盡我殷之命而不能復以有天下而爲天子矣其所以知其訖盡我殷命者以其稽於至人之言考於元龜之占皆無敢知我商家之有吉者言

其必凶也蓋以天時人事觀之知其有必亡之理其所以必亡者非我祖成湯而下不相助我後人而絕之于天蓋王之淫戲豫怠有以自絕于天故先王雖有相助之心亦無救國家之亡也惟王之所以自絕者如此故天棄我國家使天下之民不有安食不能虞度其固有之天性不能訓迪其國家之常典此蓋言饑饉荐臻國多凶荒盜賊起於貧窮而犯法者衆也夫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欲其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君師之任兩失之矣斯民何賴焉故今我民無不欲殷家之喪亡謂紂之殘虐如此

何不降威罰于紂紂有如是之殘虐而威罰不及其身則是天之命不猛摯徒姑息以容之也民之情怨憤於紂若此之甚而紂方且偃然自肆全無悛改之心而謂彼惡我者其如我何此蓋殷之社稷既有必亡之勢而紂方且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自以爲必不亡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之所以極其鯁直不諱之言已盡矣而紂誨之諄諄聽我藐藐而不之聽也方且歎曰我之生

其修短之命受之於天彼民之所以惡我而欲我之亡者其如我何即祖伊之所謂其如台也祖伊反孔氏以謂反而告紂此說不然據此祖伊反當是出而告人也紂謂既已有天命不足與語矣於是祖伊出而告人而嗟歎之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其必亡之理而不復可救也蘇氏曰天子固天命以保己今汝罪之聞于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己之命邪又曰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于天乎此說皆是殷之即喪者言其不旋踵而亡也夫商民之惡紂至

於有天曷不降喪天命不摯之言則其怨憤之情可謂極矣而紂且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則民之怨之也益深而天之見絕益甚雖諸侯未有叛之者而殷民固將羣起而爲亂矣荀子曰武王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前誅紂蓋殺之者非周人固殷人也牧野之戰雖武王興義兵以爲天下除害而殺紂者則實自乎殷人不勝怨憤之氣前徒倒戈往攻紂而殺之以快其平日之怨非周師之殺紂也祖伊之所謂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其言實驗於此詳考祖伊之所以奔告紂者蓋以周師既乘黎而勝之其勢必將不利於

商雖祖伊之意故知周之必將取殷之天下而有之矣然而所以告紂者則惟論其自絕于天而殷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至其諫之而不聽出而告人也則以但言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始終之際曾無一言及於周將伐殷者蓋使紂不自絕于天則周將終其臣節以事殷豈敢伐之邪紂既長惡不悛而謂已有天命殷相率而叛之自絕于天矣則又安能禁周之不應天順人以伐商哉是知商家之社稷其存亡禍福惟在於紂之能改過與不改過而已至於周之戡黎雖足以推夫殷

之必亡而殷之所以亡者則不在是也故祖伊惟歷陳天人之禍福存亡之理以冀紂之改過遷善不及乎周之將伐殷也若祖伊者可謂知所本矣昔高祖先入秦關項羽後至范增知高祖之得民心也於是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之氣也急擊之勿失故鴻門之會高祖幾不獲免增知高祖之得民心則宜說羽以行仁政使之無肆其殘虐而多殺戮以失秦民望縱使不及高祖之寬仁而猶可以後亡增則不然以其暴虐之政則勸而行之

而獨以殺高祖爲足以取天下蓋其平生所以相
項羽以爲取天下之幾者惟有此一計耳使高祖
可得而害其能救項氏之亡乎不觀於范增無以
見祖伊之知天命者也

微子

商書

案呂氏春秋曰紂之母生微子及中衍是時尚爲
妾改而爲妻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太史據法
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乃立紂史
紀宋世家曰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此
說與呂氏春秋同而孟子則以爲紂爲兄之子且
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紂爲兄之子則是

微子者紂之叔父也此二說不同案泰誓曰剝喪
元良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
父也則不當以元良元子言之也故當從呂氏春
秋史記宋世家之言微子者紂之母兄也此篇蓋
是微子逆知殷之將亡而謀於父師少師故以微
子名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父師箕子也案畢命之篇畢公爲太師而康王稱
之曰父師此言父師則是箕子爲紂之三公也少
師比干蓋三孤也商周師保之官必擇其親戚賢
德者爲之周召畢公皆爲成康之師傅比干紂之

諸父箕子亦其親戚故當紂之時居公孤之位微子紂之同母兄雖不爲師保而亦仕於王朝箕子微子者所封之地名其爲國之名與采地之名皆未可知也子爵也微子箕子皆有國邑故以其爵爲稱比干雖爲三孤於王朝而未有封爵故不以爵稱微子箕子王子比干此三人者皆是紂之懿親立尊職近與紂同其休戚者也紂之暴虐不道於人事顛倒錯亂而無所統故天命亦皆至於紛錯此篇所載皆其錯天命之事也此三人者旣與紂同其休戚當紂之錯天命知其滅亡不旋踵而至矣於是情迫於中不能自己故微子謀於比干

箕子而箕子遂言國勢危迫如此吾三人者所處不同各當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處乎是而不可以苟同殷史得之以爲此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鄉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若曰史官述其大指而以己之意潤色之不必盡其當時之所言也史官謂微子以紂之錯天命而逆知其勢之必至滅亡於是遂呼父師箕子及少

師比于與同忠者而告之其言以謂商之社稷危
亡之徵已成不復能治正四方矣其曰弗或者蓋
其底於滅亡也有必至之理而不可以倖而獲免
也我祖成湯勞苦艱難自七十里而有天下創業
垂統遂致其功于上世陳其法度以遺我後世之
子孫今我之紂乃沈湎于酒用敗亂其德于天下
不以成湯創業垂統爲心使湯之勞苦艱難以貽
子孫者一旦顛覆而不可復存而殷之臣民方且
染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爲攘竊盜賊之事肆姦
宄於内外上而六卿下而庶士亦皆相師效爲非
法度之事凡有辜罪乃罔常獲謂犯法於有司者

則皆逋亡逃竄而不能常獲蓋紂旣爲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而卿士師師非度者故有罪者得以容
其姦有罪者旣得以容其姦則草竊姦宄之人外
得以肆其暴虐於小民於是小民積其憤氣而不
得伸微子以其意度之誠恐小民方將興起視我
商家之君臣如敵讎然而將快其意於一決也苟
小民將起而視爲敵讎則殷之淪喪若涉大水無
津際涯岨其至於沈溺也必矣殷遂喪越至于今
言殷之喪亡今其至矣必不能久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
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微子既知殷之喪越必不能久於是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謀言我憂殷家之亡至於發疾生狂而出其在家則老亂不堪遂將遜于荒野以寫其憂蓋言其昏悶之極置身無所也我之愁怨既如此之甚今爾父師少師乃無言意以告予何也既責其無言意告予於是遂問其所以處此者而曰殷之顛越隕墜殆將及矣其將若之何也若之何其鄭氏曰其語助也齊聲之間聲讀如姬禮記曰何居義與此同意蓋此其字當讀曰姬爲助語之辭也漢孔氏曰如之何其救之則是但作其字讀故當以鄭氏之說爲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微子既言所以憂商家之人顛隳者以訪於箕子比干於是箕子呼微子爲王子而告之曰天降酷毒之災而生此暴虐之君使荒亂我商家方且並與起而沈酗于酒夫紂之惡至於此極而推原其所起則惟在於酒故微子箕子皆以爲言而酒誥之書蕩之詩其所以論紂之惡至於失天下者亦惟以此而已既沈酗于酒於是肆然無所忌憚不畏其畏咈戾其耆長與夫舊有位之賢人不聽從其言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
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
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既不畏天迨其甚也則并與天地鬼神而莫之畏
以至殷民亦皆化紂而無所忌憚也遂乃攘竊天
地神祇之犧牷牲用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
曰牲器實曰用攘竊神祇犧牷牲用言於祭祀所
當用之物無所不竊也竊其犧牷牲用以相容隱
將而食之此乃無畏忌之甚也降監殷民者言我

下視夫紂之所用以治斯民者其視百姓皆如仇
讎而聚斂之剥膚槌髓竭民以取之而不顧後患
凡此皆召敵讎之道也而殷之君臣方且相與力
行而不怠其上下之罪皆合于一使斯民多有瘠
病罔有詔而救之者周官師氏以媿詔王則詔者
諫而救之之謂也惟紂之惡至於沈酗于酒嘂其
耆長舊有位人而在位之人又皆罪合于一多疾
罔詔則是自暴自棄無間而可入矣而微子所以
謀於父師少師者蓋將與之共進而諫王以已其
亂也而箕子以謂紂之惡既不可諫矣故繼之曰
商今有災我興受其敗言天降禍災以示我商家

將亡之徵我若以其災之故起而諫紂紂必不聽
不足以救其亡之患徒自取禍而已紂既不可諫
而殷之淪喪殆將及矣我既以紂之不從而不諫
則亦不宜居位而爲臣僕其或去或留必皆宜有
以處此也微子箕子比干三人雖皆紂之懿親位
尊地近與紂同其休戚然其所處之勢則若各有
不同者微子帝乙之首子紂之同母兄也當紂之
未亡箕子自處父師之任欲立微子以繼帝乙卒
不克立則當時之封此二人者蓋處至危之勢矣
紂雖有千百之惡而此二人者身居嫌隙勢不可
以強諫既不可以強諫而徒死之無益也故微子

雖欲謀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隳然箕子以謂我與
受其敗言不可以諫也既不可以諫又不可以居
位而爲臣僕故微子遯逃以避禍而隱晦以自存
庶免於刑戮而冀紂之改過復出而輔之故曰詔
王子出迪言我之所以教王子者以爲王子必出
而遯逃乃合於道也王子之所以出而合於道以
我舊之所言欲立子以繼帝乙之後者有以刻害
子子若留而不去則并與我而顛隳徒相與死而
無救於商家之亡則我二人之所處者必如此而後
可也若夫比干則不處於嫌疑之地雖度紂之不
可諫猶當追而強諫以幸其萬一聽而從之也此

亦其所處之勢不得不然耳惟其所以處之之勢
不同我三人之去留不可拘於一定之迹要當人
自爲謀各行其志以自造于先王要之欲無媿於
神明而已故微子宜自此而遜去于荒野我則留
居於此隱忍以自存而不必與之偕行也故繼之
曰我不顧行遜此其所以爲自靖也說者論我不
顧行遜往往謂其能遜而歸周以存其宗祀爲孝
此殊非微子所以自靖也案左氏楚克許許公面
縛銜璧衰絰與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
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而佩之焚其櫬禮而舍之使復其所則是微子

之歸周蓋武王克商之後當其去商也姑欲遜迹
于荒野以避禍自全而待紂之改過猶冀其宗廟
社稷之復存此其行遜之本心也至於紂之惡不
俊爲武王之所滅而其國亡矣於是不忍商祀之
顛隳出而抱先王之祭器以歸周而爲商請後此
蓋出於無可柰何之計爾非其本心也若如或者
之論以抱祭器而歸周爲微子之遜則是其在紂
之時不忍其國之亡而竊其祭器之他人之國豈
微子之所忍爲者哉故論微子之行遜者未可以
抱祭器而爲言也此篇之義夫子嘗論之矣曰微
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此

三者所處之勢不同而孔子皆以爲仁者在易有之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言君子處於窮困不必於苟同各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致命遂志而已此三者雖所處之勢有不同而皆有憂國愛民之誠心各盡其心以致其惻怛不忍之義或去或留或諫而死卒皆行其所無事而無強勉於其間莫非其心之所安也惟其心之所安故其迹不同同歸於仁其爲仁也蓋所謂處困而致命遂志之仁也范蠡相越王句踐旣平吳而反則泛五湖而逝去貽大夫種書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同患

難不可與同安樂子何不亡種得書僞病不朝越王賜劍種遂自殺夫越王雖長頸烏喙亦未爲大無道之主蠡旣舍之而去矣彼種留而輔之何所不可而亦舍之而去彼旣非勢之所宜心之所安徒迫於人言強勉而爲此適足以殺其軀而已豈所謂致命遂志哉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使種能以此自處則句踐將賴之以成霸業不此之圖徒見蠡舍而去亦欲效之甚矣種之不達權變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二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泰誓上

周書

泰誓三篇蓋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篇名以泰誓者漢孔氏曰大會以誓衆顧氏曰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此二說一則以爲大會以誓衆一則以爲會中之最大者其意雖異然而以泰爲大則同此蓋武王誓師之言爲伐紂而作猶湯誓之伐桀而作也然而不謂之武誓而謂之泰誓者蓋出於史官一時之意篇首有大會于孟津之言遂以泰誓二字爲其簡編之別

非有深意於其間故先儒之所解亦惟如是而已而王氏好爲鑿說徒見今之書不用大字而用泰字則爲之說曰受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伐以傾否故命之曰泰誓甚矣王氏之喜鑿也夫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與大學之大此三字通用也故泰壇泰階泰伯雖經傳所載或有用否泰之泰字然其實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無以異泰誓之爲言亦猶是也是以孟子左氏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否字或作太甚之太字或作大學之太字明此三字音同義同故得以通用也王氏徒見作否泰字遂以上下不交而天

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伐以傾受之否爲說其說則新矣然而非書之意也泰誓則爲誓師以傾受之否使誥篇名偶用泰否字則當傾否而作誥矣蓋王氏欲盡廢先儒之誥訓悉斷以己意則其說必至於如此之陋也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泰誓也至於孔安國定壁中書增多五十五篇而泰誓始出然其書遭巫蠱事而不出也遂有張霸之徒僞書泰誓三篇與伏生二十八篇並傳諸儒皆以爲信故其篇內所載觀兵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等語漢儒多用之而太史公史記周本紀亦載其僞書

四十六
蓋莫以爲疑也至後漢馬融始疑之以爲泰誓後
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
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蓋霸等雖知剽竊經傳所舉
泰誓之文以成此書然諸儒所引霸不能盡見也
故融得以疑之雖實疑之然而古文之書猶未出
也至於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泰誓正經比較
國語禮記左傳荀孟諸書皆合由是僞泰誓廢矣
晉之所出尚用古字至明皇天寶中始改用今字
又篇名用泰否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意其出
於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先儒傳此篇之序有二可疑者而學者信之其一
說曰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
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始伐殷學者信此
言遂有受命稱王之說其一說曰武王伐紂觀兵
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諸侯僉同乃退而示弱至十
有三年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學者信此言遂有
觀兵示弱之說據諸儒所以有文王受命而稱王
之說者徒以武成之篇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而此
序云十有一年遂謂居喪三年然後足以成其數
以伐紂之年爲文王受命十有一年也其所以有
觀兵孟津之說者蓋以此序言十有一年而篇首

言十有三年遂以十有一年爲觀兵之舉此二說
雖依倣經文疑若可行然而揆之以理誠有所不
可通者案無逸之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先儒遂謂文王在位四十二年適有虞芮
質厥成之事遂改元正始而更稱元年夫改元正
始之說一君而有兩元年或三或四或至十餘此
蓋出於漢文帝之稱後元景帝之稱中元而武帝
更年號耳自此以前未嘗有改元之事惟始即位
者則稱其即位之年爲元年自元年以後皆積累
而數之徒欲以見其在位之久近耳非如後世以
改元爲國家之大事也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

矣更稱元年武王繼文王之世不以其即位之年
爲元年而上冒先君之年者哉漢儒徒以其所見
漢時有改元正始之事遂以文王質虞芮之訟爲
改稱元年夫虞芮質厥成誠出於文王德化之所
感然苟使以此表見於世曰此吾受命之年其無
乃待文王之淺也案史記武王伐紂實以其即位
之十一年非文王之年也此說與經文合據此序
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
是伐殷在於武王之十一年也明矣史記之書又
以爲據然而史記旣以伐殷爲武王之十一年也
而至於伯夷列傳又載其父死不葬爰及于戈之

語此則自相違戾豈有即位十有一年而文王猶未葬也哉至觀兵之說先儒之論尤爲乖戾案此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其文前後相屬則是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一月戊午也而先儒以十一年爲觀兵之年至十三年一月戊午始渡孟津以伐紂其於序文旣已破碎而不相連屬矣況此泰誓三篇所載皆其渡孟津之時誓師之言初無觀兵誓師之語則序何以忽生此文據先儒之所以必爲此觀兵誓師者徒以上篇曰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遂以是爲觀兵之舉某竊以爲誤矣武王

之意蓋謂當文王之世紂之罪已爲上天之所斷棄矣至我小子嗣位與爾友邦冢君觀紂之政冀其有遷善改過而紂殊無悛革之心其所謂觀者正如子貢曰以予觀於夫子蓋自此觀彼之辭也經文以爲觀政而先儒以爲觀兵必不可之說也然序云惟十有一年而篇首曰十有三年者何也案洪範篇首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而史記又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則是洪範之作蓋克商二年之後洪範旣爲十有三祀而作則伐商爲十有一年也審矣世儒徒以此篇首十有一年爲洪範十有三年所汨故傳者亦誤作十有

三年矣其實一字誤作三字也史記雖以武王十有一年伐殷而又以謂武王九年祭文王于畢觀兵孟津蓋太史公未嘗見古文泰誓徒見世儒有觀兵二年之說遂從而爲之辭耳學者欲觀泰誓之序必知先儒二說之非然後序之意可以無疑矣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一月戊午者上有一年之正月戊午也不謂之正月戊午而曰一月者唐孔氏曰武王以紂之十二

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顧氏以爲古文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此雖亦一說然考之其他諸書未嘗有以正月爲一月者則顧氏之說未敢以爲然也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伐紂必自孟津濟河而北泰誓三篇皆其渡河之時誓師之辭也故史官追錄其事故作泰誓三篇先儒謂皆以渡河而作上篇未次時作中篇既次乃作下篇明日乃作其意蓋以謂三

篇之作皆在渡河之後然而據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是上篇之作當是未渡孟津時所誓既誓而後渡河已渡河矣至明日戊午乃始作中篇之誓也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篇首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春者即序所謂一月戊午也故漢孔氏曰此周之孟春蓋古者改正朔則必以其所用之正月爲四時之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故此以建子之月而爲春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此月也秦誓作時周之正朔猶未改也而得以用周之時數月者此蓋出於史記秦誓之時所追錄之時月也漢武帝太

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古曰此謂建寅之月據未正曆以前應建亥之月爲歲首而此之以正月爲歲首史官追正其月名故今漢書自高祖元年以下如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正者則皆改爲冬十月與此篇所載正同大會于孟津謂諸侯皆以其師來集于孟津將共濟師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諸侯與武王共伐紂者與之同志有友之義焉故謂之友邦冢君者大君也尊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御事之臣以至庶士之賤皆明聽我誓誥之言蓋將言我所以伐罪弔民之意也夫

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也武王豈逆天下之大順而樂爲此慙德之舉哉蓋有不得已於其間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紂之爲君既失爲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於其君也蓋以紂失爲君之道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爲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也故將論其所以弔戍之意則必推言天之所以立君者將使之仁民而愛物今紂則不然此所以見絕乎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天地萬物父母謂天地之於萬物無所不生無所不育猶父母之於子無所不愛然雖無不愛而其生育也非自然而然以聽萬物之自遂則必有賴於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最靈於萬物者以裁成而輔相之然後三才之道備而生育之功全故必擇夫誠有聰明之德充其所以靈於萬物者而爲之元后彼既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審於人性之好惡以爲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

成輔相之德於是爲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此蓋言天地之道相須爲用以成其化育也今紂之爲君則不能盡其所以君父母之德以至於荼毒天下之民而暴殄天下之物使斯民不得其所而萬物莫有遂其性者則是負上天之所寄托而獲罪於天矣武王將欲興兵以爲民除其害故先推言天地之所以立元后以爲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

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祭統曰祭有餼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餼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爲不道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爲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旣以伐紂之事命於文考而大勲猶未集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勲者是乃武王

之任也然其所以至於即位十一年之久而後往
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尚且顧君
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尚有望於紂之幡然
而改自怨自艾而歸於善者十餘年而觀紂之政
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爲
此孟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是而漢儒不之察
乃以觀政轉而爲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
首十有三年而爲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
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
而信之以爲誠然惟程氏之說曰觀兵之說必無
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

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敢以
兵脅其君乎此言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解後
學之疑也故某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
可爲觀兵以信周師之實未嘗再舉也武王觀紂
之政以異其萬一之悔悟而紂罔有悛心方且夷
倨而居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
無禮也惟其倨肆而無禮於是弗祀上帝與夫天
帝神祇之在祀典者以至遺棄其先世之宗廟亦
弗之祀既傲慢無禮而又弗顧於宗廟神祇之祀
於是國家之所藏蓄犧牷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
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所書鼯鼠食

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至於此則紂之心亦可以自省矣方且偃然自肆於上以謂吾有民可賴以安蓋恃其有如林之旅也謂有命自天必不至於是蓋所謂已有天命也惟其所恃者如此故無有能懲其慢侮之心者此其固有悛心之實也夫紂之固有悛心其事可謂衆矣而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人之爲不善雖至於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昭然不可欺者則猶或畏憚而有所不敢爲苟不復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

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而遺之以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之也至於殺饋餉之童子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而伐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可謂暴虐之甚然文王猶未忍伐而事之武王猶未忍伐而觀之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固有悛心而率諸侯以伐之蓋紂之所以自絕於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矣故武王遂言其所以致討而卒其伐功之意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前言紂之所以自絕於天地鬼神矣於是遂言已之致討以卒其伐功之意也天之佑助下民將欲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流離陷溺之患則必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君師立然後斯民無有不得其所者蓋君師者所以代天而理民也故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紂既夷其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又失其所以爲君師之道則是三本絕矣故武王旣言遺棄其宗

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於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上帝之所以立君師惟欲其相助上帝以寵愛綏安此四方之民而已天旣命紂以寵綏四方之任而紂不能勝方且荼毒斯民故天改命文王爲之君師大勲未集而武王繼之則其所以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在武王不敢不勉苟紂之有罪則伐之無罪則赦之不可踰越於我先王之志也王氏曰有罪不妄赦無罪不妄伐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何敢越也孟子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蓋有罪於此而不能相上帝以伐之者武王之所恥也此

說得之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既論紂之有罪不可以不討故下文又論其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事也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是舉古人

之言以證其所欲爲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武王舉此言者蓋謂凡勝負之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我之伐紂其力其德其義皆有勝之理紂當是時以言其力則億兆離心以言其德則爲天命之所誅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於是遂言我國家所以得是三者紂之以失是三者以爲證也紂聚羣不逞之人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萬人然而人各有心皆懷離背之志我周有臣三千皆肩其一心以與上之人同其好惡罔有二三也紂之臣億萬其力宜彊矣以其億萬心故雖彊而弱武王但有臣三

于其勢弱於紂矣以其永肩一心故雖弱而彊商周之不敵既已明甚而況紂之惡貫積盈溢見絕於天人在所必誅而我文考之德爲上天之所命其於義不可不誅紂則我之所以爲此孟津之舉者不惟其力之必勝而其德與義亦皆紂之所不能敵也紂之罪至於貫盈而無悛革之心故天命我國家往誅之苟釋之而不誅則厥罪惟鈞某於湯誥夏王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旣詳論矣夫紂之所以罔懲其侮者大抵恃其有民有命故也自武王觀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所謂有民不足恃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其所謂有命者

不足恃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紂方且偃然自肆罔有悛心無有懲其侮者武王纘文王之緒通當天人之所歸則其所處之勢固不得不應天順人以拯生民之命於塗炭之中故予小子夙夜祇懼勅天之命而不敢自寧於是受伐紂之命于文考之廟又且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伐紂之事告于天地神祇而後行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此言受命文考即是造于禰也冢土即社也周官肆師曰類造上帝鄭氏注曰類禮依郊廟而爲之蓋古者祭于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苟非常祀而以其事告于天者則其禮

依郊祀而爲之舜受堯之禪類乎上帝與此篇同是皆以事告于天而非郊祀之常禮也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是亦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旣以類上帝爲依郊祀而爲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紂旣弗祀夷居以失天人心故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所以昭荅于天地神明之心而遂與諸侯與夫御事庶士之衆渡此孟津而致天之罰於紂也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天之所以立

君者凡以爲民而已民欲以爲君天則必佑之民不欲以爲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爲已甚矣民之不欲以爲君亦已久矣宜其爲天之所斷棄也故武王於此一篇之中尤致意焉篇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言惟聰明之君有以代天理物然後人道盡而化育之功成於是遂數紂之罪以見其不足以爲父母矣旣論不足以爲民父母者於是又論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紂旣失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

帝以寵綏四方也既言其不可不伐紂矣於是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於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惟其所以伐紂者皆本之於天命而不敢赦則爾友邦冢君庶士御事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蓋紂以獨夫爲天下逋逃主以致四海之濁亂者誅一獨夫則惡之根本已除矣此所以能永清四海也時哉弗可失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同合之時不可違失此言是也大抵

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皆聖賢所以出處窮通之大致而孟子論之則皆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蓋以其所遭者皆有不可失之時堯授舜以天下舜授禹以天下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矣堯舜不可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伐桀武王伐紂非利於取人之天下也天實奪之矣湯武不可以失其所

取之時也取之與之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故
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蓋
當文王之時紂雖爲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
率叛國以事之爲知時及武王之時紂之不道無
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爲知時苟
使文王先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爲不
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
時也此言蓋與孟子之言相爲表裏

泰誓中

周書

漢律曆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
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癸巳武王始發

戊午渡逾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凡
三十一日而渡以是考之則武王自宗周而來至
於孟津其師行蓋已踰月矣於是渡河而北距商
郊密邇故三日之間而三誓師焉上篇雖不明言
所以誓師之日然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
則知上篇當是上丁之日尚在河南未渡孟津之
時所作既誓師而後渡河也中篇則是戊午日既
渡而次舍於河之北所誓也至下篇曰時厥明王
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則又是戊午之明日己未
將啓行以趨商之郊既作此篇而後行也所以三
日而三誓師者蓋三令五申之謹重其事而不敢

忽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戊午次于河朔至癸亥凡五日已陳于商郊則是
其次也纔一宿耳明日而遂行也而春秋莊公三
年書公次于滑左氏傳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
爲信過信爲次此說非是據武王之於河朔纔一
宿耳而謂之次安在其爲過信爲次也哉左氏傳
例拘泥不通大抵類此武王先次舍于河北蓋先
諸侯而渡也諸侯之師旣畢渡然後以其師來會
武王於是巡行六師蓋所以慰安其渡河之勞也

昔楚莊王圍蕭師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武王之徇師而誓是亦所以撫民
而勉之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當時從武王渡河
者大抵皆西方之諸侯故其徇師而誓則嗟歎而
呼之曰西土有衆咸聽朕命蓋申誥友邦冢君而
示以其伐紂之意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芻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顓天穢德彰聞
此武王所聞古人之有是言也人莫不有好奇好
之則必有投之而不已之意特顧其所好者如何

耳所好者善則其爲善之心惟日以爲不足爲善而日不足則將爲吉人而動罔不吉矣所好者不善則其爲不善之心亦惟日爲不足爲不善而日不足則將爲凶人而動罔不凶矣故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蓋舜之徒與跖之徒其孳孳則同其爲善爲利之心則異其積善與利之心則其所成就者將至於爲舜爲跖由是觀之世之人苟能移其爲不善之心而爲善則其爲善亦將無所不至惟其自暴自棄安於爲不善而莫知其非耳由此觀之小人之

爲不善其用心亦非不專精以其所習者無非驕奢淫逸之事此其所以用心逾勤而召禍愈速也故武王將極陳紂之惡至於穢德彰聞神怒民怨而不可救將推本其所以然者則將在於爲不善惟日不足而已旣諭其理之如此於是陳其所以惟日不足之故而曰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言其於無法度之事力行之而不怠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所貴乎力行以近仁者惟其有度故也苟於有度之事然後力行之而不怠則其執德也洪信道也篤矣今紂乃力行於非法度之事惟日不足此其所以窮極天下之惡至於危亡而不可救也自

播棄黎老以下至於穢德彰聞此又其力行無度之事也黎老國之老成人也孫炎曰面黎色似浮垢也罪人者逋逃之小人也既力行無度之事於國之老成人則播而棄之至於逋逃之罪人則昵比而親之而又方且淫于色酗于酒肆爲暴虐之事其臣下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爲殘忍於是分爲朋黨之家互相告訐以爲仇敵其在位之人皆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此其所以億萬臣而有億萬心也紂既淫肆酗虐而其臣下化之人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於是淫刑濫罰橫及無辜之民民之無辜者皆呼天告冤而穢惡之德彰聞于天而爲

天之所棄然推原其所以至於此無他惟力行無度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紂既自絕于天而天棄之則武王受天之明命不可不應天順人而伐之於是遂言夏桀之罪未至於紂之惡而尚且爲湯之所伐此則以見紂之不

可不伐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天之愛斯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其所以立君者蓋欲使奉天所以愛民之道而已故人君之職惟在於愛民愛民者民懷之民懷之則天與之矣苟不能愛民則失其所以爲君之道而民叛之民叛之則天棄之矣古之人君自堯舜禹以來無非以愛民爲事天之實故能祈天永命而福祚無窮至於桀跖不克奉天而肆爲刑戮沉毒下國天不忍斯民陷於無辜也於是佑命成湯使之降黜夏命代之爲君以惠斯民而承順上天之意非天偏私於成湯而偏疾於夏桀也桀不能愛民故天爲斯民而降黜之湯

能愛民故天爲斯民而佑命之其或予或奪凡以惠斯民而已桀之罪旣已如此況受之罪又過于桀其所以過於桀則下之所言是也剝喪元良者孔氏曰剝傷害也元良善之長也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不如蘇氏之說曰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以爲庶子而不得立者以其生於帝乙未即位之初以禮考之則與紂俱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稱之曰殷王元子此說是也賊虐諫輔爲比干也紂之以剝喪元良使之逃亡而不復追賊虐諫輔至於殺之而無所惜者蓋紂之意謂已有天命謂敬不

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者此其所以慢神虐民而肆然無所忌憚也太史公曰紂資辯捷給聞見甚敏才力過人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此語不知太史公何所據而云然武王數其罪以謂言之如此則信乎如太史公之言也凡此皆紂之罪所以異于桀者蓋桀之不爲而紂則爲之也世謂桀殺關龍逢此未必然也武王以賊虐諫輔爲紂之罪浮于桀者使桀果殺關龍逢則是與紂同罪矣湯誥湯誓數桀之罪不過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又不過曰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而已武王亦惟曰弗克

若天流毒下國則是桀之所以亡者惟肆爲虐政以殘害斯民不至于紂之窮凶極惡而無所忌憚也桀猶不免於亡故天以其所以佑命成湯者而命我武以伐紂之事將使其奉天之罰而又斯民也其者未足之辭也猶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蓋言之於未然之前者其辭當如此也所以知其以予又民者以其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故知我商之必克而有以承順上天之明命以又斯民也戎大也與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同大明之詩曰熒伐大商其言大商即此所謂戎商也戎商必克言商雖大國我必克之朕夢協朕卜

漢孔氏曰言我夢之與卜俱合於美善此說非是
既云朕夢協朕卜則是夢與卜合矣何須繼之以
合於美善國語單襄公曰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
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曰言武王夢卜祥之合故
遂克商有天下今當從此說所謂休祥者氣候之
先見者高祖入秦關范增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
五色若此之類所謂休祥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
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
禍福將至善惡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動乎四體
者夢也見乎著龜者卜也至于禎祥則此所謂休
祥也紂之將亡周之將興其吉之先見至於夢卜

休祥三者皆合於是知其必克之理也非惟其驗
之於天時有必克之理至於考之人事亦莫不然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則以人事而知其必克
也受爲逋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夷人夷人者
言此億兆之人紂皆與之同惡相濟視若等夷也
雖有億兆夷人然皆芻家作仇脅權相滅其實人
各有心離心離德而不足恃也我之所與共事者
惟治亂之臣十人雖但有十人皆與我同心同德
以戡定禍亂故雖十人足以敵紂之億兆夷人也
武王但言亂臣十人而不言其十人爲誰至孔子

舉此語而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雖以為有婦人焉亦不言其
婦人與九人者何人也至漢儒乃以婦人為文母
九人為周公召公畢公太公榮公閔天太顛散宜
生南宮适此亦但是以意揆之未必然也至劉原
甫又謂子無臣母之理而以婦人為邑姜夫謂子
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為亂臣亦恐此理
不然然則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
其為何人矣而其十人者雖必是周召閔天之徒
然亦不可一一如漢儒取必其當時之九人以足
其數蓋經無文闕其所疑可也既紂之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我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億兆夷
人之中雖有至親苟其心德之離必將叛之不如
我之與亂臣十人皆仁人也仁人用則雖十人不
患無億兆之附此正猶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
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周至也謂至親也此正
如所謂親戚叛之但是假設之辭非有所指而言
也而王氏則謂指微子而言謂微子之徒以紂為
無道而周有道故去紂而歸我此所以紂雖有至
親而不如我之獲仁人也審如是則是周末興師
而微子已歸周矣武王既得微子以為獲仁人然
後興師往伐紂如此則是微子預亡其國為名教

之罪人安得爲仁人乎微子之歸國蓋在周旣伐
商之後某於微子之篇已論之詳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予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蓋天之視聽惟視民之好惡而其吉凶禍福應
如影響我當奉天之命以盡其惠民之道也以其
身任爲君之責凡百姓之有過則是我一人之有
罪蓋自任天下之責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蓋不如是則不

足以爲天吏也旣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則伐紂之
罪以拯斯民於塗炭之中者武王不敢不以此而
自任也故我今必往而伐紂以揚我之威武往之
商郊侵紂之疆取彼凶殘之人以張我之伐功苟
能勝紂而安天下則於湯之功有光顯矣此又申
結上文之義也受罪旣浮于桀則武王伐之而于
湯有光固其理也勗哉夫子者言此事乃爾將士
之所當勉也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
厥角者漢孔氏曰爾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
非敵之志伐之則必克矣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
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據孔氏之意蓋謂武王恐

四書廿六
將士之輕敵則戒之以寧執非敵之心其所以寧
執非敵之心者蓋以百姓畏紂慄慄然若崩厥角
恐其或爲紂之用也蓋經文旣言罔或無畏寧執
非敵百姓慄慄若崩厥角則孔氏之說不得不然
也武王旣曉之以伐紂之意於是遂嗟歎而總結
之以告庶邦冢君以下謂我之亂臣十人旣與我
同心同德以伐紂矣則爾當一德一心以與我致
討於紂立定厥功則爾與我國家將世世享無窮
之福矣書本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稍稍復出伏
生以口傳二十八篇孔壁續出二十五篇某嘗疑
此二者必有所增損潤色於其間何以知之以孟

子知之孟子之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
凡民罔不慤孟子之舉泰誓曰無畏寧爾也非敵
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今文泰誓曰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百姓慄慄若崩厥角其字大抵相同而
其文勢意旨則大有不同者康誥伏生所傳之書
也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也故某以是二者異同之
故而致疑焉蓋伏生齊人也齊人語多與潁川異
晁錯受書之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敎
晁錯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
孔壁中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廢已久
時人無能知者姑以隸體定其可知者爾則是此

二者必有己之所不能曉者而以其意導合麤令成文耳學者生於千載之下當夫簡編訛脫之餘固不必以今之書爲信然而亦當信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不可以漢儒所傳之書爲出於帝王之手而不敢畧致疑於其間也孟子生於戰國之時去帝王之世猶未遠而六經猶在尚且以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苟理之所不安則莫可信也況又燼於秦火爛於孔壁而增損潤色於漢儒之手乎

泰誓下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

君子

此篇蓋戊午之明日己未將發于孟津旣誓師而後行也孟津之會友邦冢君各以其師濟河然後進而陳于商邦武王將帥之而行則必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告之所以伐紂弔民之意其曰六師史官之序述總其多而言之蓋泛指諸侯之師也非謂周於此時已備六師之制也案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武王未克紂而有天下尚爲商之諸侯但有大國三軍之制耳此云六師蓋指孟津之會所合諸侯之師而言之亦猶棫樸之詩美文王能官人而其

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指文王出師之時所
合諸侯之師也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
以師畢會此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
士辭雖不同其定三篇之誓皆是總告友邦冢君
以及御事庶士但史官變其文耳若謂中篇但告
羣后下篇但告衆士則不可也武王既大巡六師
明誓衆士於是嗟歎而呼之曰我西土君子蓋當
是時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之在孟津者皆西土
之人也君子者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
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是士卒亦可以謂之
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
殺戮毒痛四海

漢孔氏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王所宜法則
唐孔氏遂舉孝經則天之明左傳以象天明以謂
凡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
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
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據
二孔之意蓋欲與下文狎侮五常之義相屬然而
其說迂回費力此二句但謂天道之於人其吉凶
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

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但其辭有詳畧爾惟天之道其禍福吉凶如影響之應形聲無所僭差而紂則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此其所以爲天道之所斷棄也中庸曰天下有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皆是人倫之常道故謂之五典亦謂之五常今紂於此五者狎侮而荒怠弗敬是失人倫之常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此云狎

侮五常即孟子所謂自暴也荒怠弗敬即孟子所謂自棄也此兩句相因而成文漢孔氏曰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行之大爲怠惰不敬天地鬼神以此兩句分爲兩意則失之據侮五常但謂其狎五常怠棄之而弗行爾惟其自暴自棄失人倫之常道則是失其本矣所以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也周希聖曰天非絕紂而紂自絕于天民非怨紂而紂自結怨于民此說是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與此言正相反使紂不自絕于天天其忍絕之乎使紂不結怨于民民其至於怨之乎此蓋言其所以

致天人之怒者皆其所自取也自此以下又論其所以自絕結怨之實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禍福吉凶大抵因見而已紂之結怨是乃其所以爲自絕也故武王將論其罪惡貫盈至於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則必先之以其暴虐于民以失四海之心者斲朝涉之脛謂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剖賢人之心謂比干忠諫以其心異於人剖而視之此二者其暴虐之最甚者也故首以爲言蓋朝涉而寒者在人情之至可憫也而乃斲其脛賢人之忠諫國家所賴以存者而至於剖其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惟其忍於此作爲刑威以殺戮無辜其毒痛徧於四海之人也宜乎紂之亡無足怪者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竒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崇信姦回之人而用之放黜師保之官而遠之屏棄前世之典刑囚奴國家之正士宗廟社稷之所賴以存者惟在老成人之與典刑耳今紂既崇信小人則於此二者皆棄之而莫之顧於郊社之禮則壞之而不修於宗廟之祀則廢之而不享故其

所以孜孜惟日不足而爲之者則惟在於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婦人妲己之類是也列女傳曰紂膏銅柱加炭火其下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紂之欲妲己之悅至爲炮烙之刑以致其一笑則其所以爲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紂之暴虐至於此極則失天下之心而民怨於下民怨于下則天怒于上於是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使紂之必亡也時喪猶所謂時日曷喪祝斷也謂斷棄其命而降之殃罰使之喪亡於此時也天旣絕紂而祝降時喪我國家適當天命之所歸則爾不可孜孜然助予一人以恭行天之罰

而致討于紂也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漢惟作威乃汝世讎此又舉其所聞於古人之言爲之證也蓋民之叛服無常也撫之則戴之以爲后虐之則視之以爲讎一則以爲后一則以爲讎惟在於撫之虐之之間耳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天下之大而統之於一人夫豈一人之力足以勝此億兆之勢哉恃人心以爲固爾故人君而能撫民則雖以一人而臨天下而有不可動之勢苟不能撫其民而虐之則失其所恃以爲固者而一人之勢孤一人之勢孤則是一人矣以一人而與億兆之人爲讎豈能一朝居焉故

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紂作威而殺戮無辜以與一世之人爲讎則斯民無有戴之爲君矣是獨夫耳獨夫者失其所恃之勢與匹夫無異與匹夫無異而且與一世之人爲讎是自取滅亡之禍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其言蓋出於此苟不能撫民而虐之則是讎也非后也舉天下之人而讎一獨夫豈爲弑君哉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又從而爲之喻以見意也樹德若植嘉禾必以雨露灌溉之去惡如除蔓草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然後不至於滋蔓武王言此者蓋謂爾邦君庶士於我國家則當如樹德務滋必封植愈固然後斯民永享其利於殷也則當如除惡務本必去紂之虐然後其惡可得而絕故繼之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尚與汝務本以除惡也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此則言汝衆士當務茲以樹我國家之有德也孟子論湯之伐葛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之於葛但有匹夫匹婦之讎而猶且興兵以復之今也紂旣洪惟作威毒逋四海以與一世之人爲讎武王豈得忽然無所惻怛於其心哉故我小子當與爾卿士殄殲乃讎蓋我能與汝去紂之惡則是撫汝而可以爲汝之君矣汝衆士當進其果毅以成汝之君蓋爲滅紂而勝之則將長爲汝之君而撫汝矣汝不可不一德一心以翊戴之也武王所以三令而五申諄復

告戒以致其所以弔民伐罪之意者可謂盡矣至是將欲趨紂之郊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則其所以用其衆士也不可無賞罰以懲勸之故遂戒之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蓋欲其衆之用命則必欲示之賞罰之必信也湯誓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大抵行陣肅師謹重其事其言不得不出於此非誘之以重賞動之以嚴刑以冀其從已也旣告之以賞刑之必信於是遂嗟歎而言其臨事而懼不敢自寧之意而已惟我文考之德也若日月之照臨在上近而西土遠而四方無所不被文考之德

其光顯于天下也既已如此則我有周誕受多方
以有天下是我周家之於紂蓋有必勝之理矣所
不可知者我小子之德如何耳使此行也而我遂
克紂非我小子之能用武以卒伐功也以我文考
無罪故我國家得以膺上天之休命而集其勲使
此行也受克予則非朕文考之有罪乃我小子無
良善之德故我國家所以應天順人者不克終而
斯民復蹈於塗炭之中而莫之拯救此蓋其兢兢
業業志不忘於夙夜故雖有必勝之理而反躬自
責惟恐其不勝也此與湯之誥多方曰俾予一人
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

將隕于深淵皆是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
則發之於言自然如此無一毫詐僞於其間而先
儒引此爲湯武假設以求衆心之辭此說大害義
理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湯武以臣伐君皆本天人之證至於東征
西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惟其至誠爲能動故
也使其誓誥多方之言非出於中心之誠然者而
設爲恐懼之辭以求衆心則不誠莫大焉既不誠
矣其何能動哉齊威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人是問此則假設求衆心之辭蓋其心本不如是

而徒以權譎濟一時之宜所以不能動人使之必
信使徒公之此言出於中心之至誠則其伐楚也
將無異於周公之東征矣其功烈豈至如是之卑
哉故論聖人之事以爲有所矯情而爲之者皆淺
丈夫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